

集部

陶山集卷十四

宋　陸佃　撰

誌銘

通直郎邊公墓誌銘

公諱珣字仲寶姓邊氏給事中贈工部侍郎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子給事在真宗時嘗守邢會契丹大入帝幸澶淵寇詔若州不可守聽

以便宜南保給事匿詔書督丁壯乘城悉所部兵陳以待之賊騎傅城不能下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皆趨邢所全活甚衆擢樞密直學士河朔之民至今能道之兵部在仁宗時嘗吏省府與韓忠獻公及予祖諫議為僚友相好也有醇德美行終福建路轉運使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越州餘姚縣尉又為尉會稽進梓州監亭縣令書寫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改平江軍節度推官邠州觀察支使揚州觀

參推官遂以宣德郎致仕賜五品服今上即位遷通直郎紹聖二年三月甲子以疾卒于姑蘇採蓮涇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疾革曰吾少時遇持戒僧以所誦佛書置吾頂祝之曰願他日臨終無疾痛若將夢寐然是時頗諱聞今思之真善頌也語訖奄然如寐其孫卜十有一月甲子葬公吳縣蒸山之原公少孤能立事諸兄惟謹宗族鄉黨稱其悌在官有能名威敏孫公頗稱之威敏公姊之夫也帥并門辟公以自助不專為親居無何

戚畝以治錢塘行事或越法度貶公亦傍緣被譴累或勉之自明公曰孫公既不辯吾雖無言可也及英廟起戚畝經略陜西有司亦言公初無罪實朝廷乃復公官始赴平江之任會崑山旱蝗公被檄督捕而瀕海萑葦盤互蝗集其下不可得莫知為計者公使為連梃碎根植于上而蝗悉斃諸郡取以為法又嘗直盜斗者之寃今其家尚存言輒流涕公為人樂成人之美聞善抵掌稱慕與人交有終始自初仕宦所與遊多豪英後多為

名卿重人而公蹭蹬終微遭遇然壽考康寧殆五十年往來吳中極山水之勝扁舟乘興時過其子官舍所謂名卿重人者未必如也豈五福難備罕得而兼歟將達宦酣于富貴與處閒就曠薄滋味為適而已者其得失自然不同歟夫人陸氏前卒二男子裕睦州團練推官祁習進士三女子長適朝散大夫梁黃裳次為比丘尼次適奉議郎陸傳孫五人知微知章知白知常一女子也裕諸邊之秀喜學有志尚能似其先人公吾舅也吾

母葬㑹稽其地曰寶峯夢想慈顔抱終天之恨幸時見
公以慰渭陽無窮之思孰謂去越尚新而公已云亡矣
其尚忍為之銘乎噫憂患之餘逡廵夢境精思凋落如
老畫師非復昔時文彩雖欲盡公之彷彿不能也銘曰
我見舅氏如母之存舅氏見我其如子孫寶峯相望蒸
山之原今其已矣尚復何言

朝奉大夫陸公墓誌銘

佃之皇祖吏部郎公諱軫越人也逮真宗仁宗在館閣

最久華文質行粹美無疵為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葢得其質素不為表襮以能政事者公也公諱琮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幼孤吏部自教養之公亦感憤為學甚力能如吏部意乃任公為郊社齋郎為吉州龍泉縣主簿南康軍星子縣尉壽州壽春縣令知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連州通判潤州又知處州最後根括兩浙路鹽錢官八遷至朝奉大夫勲四轉至上輕車都尉公為虔化令

少保趙公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輾父足弟捩兄臂自其意為之者莫怪也無幾何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問之眞是也使腰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焉于是一邑大驚俗驟變子為後以孝弟為下以恭人或以比鄴令殺為河伯娶婦者在潤州也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繼作公方攝州事圖所以救䘏之方備至適有官舟溺米數萬石有司請曝之入州廩公盡使貸民人用以濟餘所在大略亦如此而尤清慎蓋去壽

春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半途贐者公不顧公為人尚氣節對賓客不改越音言雖無華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以公餘覲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娶楊氏封金華縣君光禄卿璵之女五子俁早卒侁今為太廟齋郎俔傑僎舉進士皆勤孝有立有公之風四女長以疾在室次適進士桑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劭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

日以疾卒葬宣州清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令王荆公為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祖郇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令諸孫不以公籍外論之而屬佃為若佃之言豈足以重公也亦論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為邑惠在為州威也如何子孝而礉牆無讒鬩室無勃

�惠也如何爰衣爰食水無龜手路無孳踣亦有清白化墨為廉子孫保之國人是瞻

黃君墓誌銘

君姓為黃名曰頣字謂之吉老剡人也南齊金紫光祿大夫僧成之後今剡有寺號宣妙光祿之舊第也君為人篤實善良讀書聞大略元豐中以恩補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調南康軍司戶叅軍以重離親不復出仕宦熙寧歲在單閼吳越大饑且疫病相漬死相枕籍者十

五六雖其妻孥往往走避君獨為粥藥救治之無所不至至取家人首飾以貸之扶其病而起若死而葬祭之者蓋不可勝數平居嘗曰治生焉用多求可焉可矣即為善不可以不多也故其用意處能以不貪為寶以教子為義賙人之急為仁居久之鄉人多信向有疑往謀焉有急往求焉孱子弱女有嫁娶往投焉刲在東為地最高一遇旱乾民輒拱手受斃君創水利溉田幾萬畝嘗有為盜者君面以錢與之曰前日作此亮之此物也

其人愧羞恨不死由是里中盜走他境誓不敢妄意黃氏之藏有無也其宗族鄉里執友交遊多以佛稱之而先生長者亦以為長者也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娶王氏生四子理中早卒特持時畫遺為學為塾門側有願求學者皆給飲食筆札以成其志願後又請遷縣學而新之刻自職方史公賜第釋褐縣大夫榮其歸揭其西門曰繼錦以追買臣且以來其後自君遷學徐究求移忠姚舜明皆相繼登科特亦其一也特持受學予所言

多時亦在太學特令為瀛州防禦推官知通州靜海縣
丞女三人適王奕周詡徐明遠明遠主杭州餘杭簿孫
八人端彦正彦假承務郎皆已卒濤習進士孫女十人
長適假承務郎龔節亨餘皆尚幼君享年五十有九紹
聖四年七月甲子卒里人初皆為君禱祠及卒皆奔走
赴哭至噎塡門織路未捐館前忽語諸孤初七日吉日
也諸孤以為是日疾愈矣其日乃披衣起坐作句偈一
有委蛻塵垢之趣諸孤筮以十二月甲子葬來乞銘曰

日月有期矣請願先一言以慰存没予閔君之亡又義不得辭故作是銘彼滿茍得者以財得屬無一夕安枕是亦可以少警矣元祐之末有陳誨者閩產也相陵阜得其妙甞曰剡多竒峯秀嶺然皆無如永安鄉所謂黃山者又稱君多陰善其後將大後將有葬此者今君之兆即陳所指也銘曰義有弗行行靡不到仁有弗為為靡不報譬彼接花實因爾舊花變子移亦躋厥後花則大矣自踰徂杪其或不培後將復小匪接之艱續則匪

易顧而孫曾尚引無替

諸暨黄君墓誌銘

諸暨為邑萬户能力教子者三家朱氏諱瑩子名戩韓氏諱彥昌子名羽黄氏諱舜卿子名彥熙寧中先皇帝以德更化以道更法百度修而萬事舉始詔諸路置學官方是時予為鄆州州學教授彥等裹糧走汶上有良質美志不媿齊魯自兹從予遊蓋累年買鄰太學之東衡門懸箔而容貌甚渥予固知其非長厄者也後羽登

科彦繼之戳又繼之鄉人莫不欣慕其父子甚可喜也戳父卒予銘其墓矣羽父卒予又銘之今又銘君之墓何其甚可哀也傳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言禍福之相尋如此羽雖不幸短命今彦及戳官學方優異時烜赫為世聞人殆未可量則予又將為之喜矣君字醇翁贈衛尉少卿諱振之子守約而能以仁守豐而能以義施其宗族鄉黨待君而後舉火且數十家以急難告者門幾如市一邑稱其慈仁至號為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

卒卒時沐浴易衣冠危坐結印如高僧趨寂享年八十可謂壽矣然人不以為多聞其卒多為之出涕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生五子雍賡彥侃革雍革嘗預計偕彥令為興化軍録事參軍二女適申屠琦蔣復禮孫男女二十四人諸孫卜以十二月庚申葬君范公鄉任氏之野銘曰觀流泉相陰陽卜云吉終允臧

李司理墓誌

作乂吾壻也名知剛世有令德為時聞家曾大父諱執

中累贈正議大夫大父諱審一父諱棫作乂五歲而孤又十歲而母夫人侯氏卒伯父令寧陵縣大夫公權育之所以長養成就恩義甚篤方爲兒時不喜嬉弄顧有文字書畫處往觀焉大父異之試使爲詩語能動人既長志尚特然嗜問學至忘飲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作乂元祐五年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又明年見予穰下如虎豹之駒犀象之犢豫章秠秬之苗其精神氣格自然異也至其經術終日似不能

言者雖近在户庭予累年而後知之由此以觀焉天下之士潛光匿迹以遠不得而知者顧豈少哉居久之予自南陽趣闕下沿汴絶淮訪吳市之異書探稽山之勝穴切磋琢磨相將以道一日忽謂予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為發明之顧聞謦欬之餘也予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為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作又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比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予異其言及得所謂繁露

之書作文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真奇語也其他雖多亦或牴牾且在易到之域矣予以仲舒積精此書至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斯已勤矣而作文展卷疾讀初不經意便能摘玉杯之瑕造竹林之美若指白黑而數一二何其敏也嘗謂予曰三傳傳經公羊寂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

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予以其言攷之信然作又從予至數年矣始以經術知之每自以為不如也竊謂異時當為國器斯文實有寄焉孰謂不幸短命死矣死時召其僚吳君愿屬以後事愿去即盥手靧面揖吾女令勿悲惱西向端坐而逝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其處之定有名僧高道憚而愧之者也使老且死德義備成事業著見闡前人而振後世雖使搢紳先生願學焉可也初訃至予哭之慟絶有解予者曰此誠可痛然年未三十

文足以華國行可以儀世早成如此理自不得長也予以為詰理然有不能割也尚忍為之誌耶作文享年二十有五為池州司理叅軍以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卒四年正月三十日葬墓在其鄉龍舒祔春秋里之先塋二女子皆尚幼

光禄寺丞陳君墓誌銘

光禄寺丞致仕鄱陽陳侯者少讀書慕段干木之為人自名木其友李介字之曰子仁介秦産也往來五岳采

乏與侯善葢亦有道者侯之曾大父嵩嵩生洪以力田
孝弟五世同居閭門千口洪生樞五舉而仕終臨江軍
清江縣主簿與故相國王公隨結交相好也相國以詩
遺之稱其學問行治侯有父風舉進士不中歎曰吾所
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真而已豈與其黨汩汩應舉
角一日之勝哉于是返耕養親手寫五經以訓諸子有
宅一區植佳花美木曰此吾所以寄樂也當其風清月
明行吟坐嘯一觴一豆適然忘己不知世之榮利有以

悅而臞也然而好賢樂士其門多食客雖浮屠老子醫卜修生學死之流無不禮以故博通衆說其鄉人問疑以侯為蓍龜殆古所稱多聞之友也平居周人之急至于解衣輟食無所愛吝宗族之寠不能嫁娶與死無以葬者皆賴侯以集嘉祐中左目失明不藥久矣後十二年一日晝臥讀書忽能覩物覽照視之瞳子瞭然江表多云侯有隂德此其報也夫人壽安縣君周氏五男子晞守太常博士侯與壽安皆以晞貴汝言同學究出身

繫守著作佐郎素㓗皆舉進士四女子進士易湛彭諫彭詵應城縣主簿杜坦俟壻也孫男十人女十七人曽孫五人晞性和厚吾遊之賢者也善篆有古風與建安章友直相上下以晞占之其弟之材可知矣然則侯之隂德將在諸子陳氏之興未艾也其受成報豈一日之明哉享年七十二元豐三年六月一日以疾卒于家明年十有一月甲子葬其墓在林塘東南之岡昔侯所自擇者銘曰樂哉林塘陳侯之宰我日徃矣而風未改有

羣勿捕有樵勿採百世之下其人如在

許侯墓誌銘

侯氏許名拯字之曰康伯開封襄邑人累贈大中大夫諱齊之子生數載賦桑詩有可惜松封五大夫之句大中因大奇之景祐中以通三經登第調安州應山縣尉鳳翔府麟遊縣令泉州録事參軍黄州軍州潤州觀察推官亳州觀察推官隨州支使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右諫議大夫呂公晦等十七人致太子中允案主京西南路安撫使至

太子中允二十五字文義不可解疑有脱誤

監亳州永城縣稅又監應天府南河商稅知京兆府奉天縣賜五品服分司南京遂以奉議郎致仕侯之為麟遊尉少張保者釋酒無賴為鄉市患侯痛繩之以法由是改行後數年遇諸二崤之間以壺漿拜侯馬前自讚曰張保也頃微公非復自好實懷公惠無已侯慰勉之為酌一杯而去具在泉州也商有白晝為盜所殺者尉探同行槖中得死商咽上之索半驗治以為真盜上之州獄侯曰果為盜者索尚存乎

即屛囚一室佯為囚訊曰殺某人者有真刀某色在某所若將取焉夜使人徼之得代置刀者問之乃應捕盜者也以白州將將大驚既而果獲真盜奉天故治乾州初廢為邑而州之事故在侯至遂大治作新市以便民而民歡樂之號其街曰許公街平居清約不祈人知嘗去官以家過函谷關惟故事㪚衣數篋關吏歎曰清哉是官也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陳氏陳封金華縣君金華有七子皆力為學安世安國安期安石安行安雅安節

安國安期早卒安世尚書都官員外郎安石黄州麻城縣令女四人進士董繼傑樂轂和州司理參軍陳石太廟齋郎吳汝楫侯堉也孫男三人女四人春秋六十九元豐六年八月甲子以疾卒有文集十卷嘗曰學者為言不必是堯非桀亦不必詆盗跖毁孔子而後為知道蓋其趣如此安世字少張吾友之賢者也舉進士第一文足以華國才足以應世不幸短命厥晦不光以即大夜在侯卒之後四十九日也其遺言以侯之誌屬予將

以明年十月乙酉葬侯于廣代鄉龜岡之原悲予友之不復見也故為誌侯之墓銘曰皎皎許侯掩此幽宅孰予其性而命之嗇乃生斯男維伯維亞伯邦之傑言從之化亞曰嗟予有穹者昊胡轉予毒又續之蓼云誰不猶以弗眉壽實虹我心無所歸其咎

傳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珏字仲溫山陰人為人深厚溫雅老謀壯決與仁相資少失所怙事母兄甚孝悌兄早卒遂應門戶不

得一意于學然其操行有餘學者多不及也聞人寸長片善樂稱道之使在虞庠夏校雖綴國老鄉先生可也常勵諸子為學曰吾本搢紳儒家可自寂寥無聞耶諸子承其意爭自樹立其門下容多相繼掇詞科而諸子獨未能如志顧府君嘗以問戒對曰讀書必效譬如服食仙丹今雖未功後當有證惟俟之而已府君以予之言為然嘗夢異人授以術可化丹砂為黃金既覺尚識其方按以求藥皆信然終不為也享年八十有一平居

安强德尊福備生日内外族姻舉觴為壽至溢出庭外可為盛矣紹聖二年夏予被命守海陵府君洒涕與予别曰我旦暮之人耳公他日晝錦來歸棊定不復見矣予亦為之嘻吁明年十二月甲子府君果卒其卒時如容得歸欣然就駕何其達也嘗聞之自古聖賢死皆不亡其智氣在上往往挾日月騎星辰傅説是也府君實説之後令能死如此光靈不昧必有在矣宜不與卉木同榮灰土共盡也曾大父光弼大父安遂皆終縣令父

宗翊有德鄉里夫人錢氏後夫人周氏嬈德合善中外
宜之五男子天秩天牧天啓天勤天敘孫九人汝亮汝
丹汝諧汝能汝賢汝為汝翼汝楫案孫九人原本缺一人無别本校增姑仍其舊孫女十有二人適奉議郎褚理鄂州蒲圻縣主簿陳
處進士褚唐鄉張緯桂簡思張規褚交戚曄張戒陳師
皐餘尚處曾孫女六人天秩天敘與其孫女歸戚氏者
皆已卒府君之葬以五年四月甲子在紫洪澳周氏後
府君三十有五日亦卒遂以祔銘曰是封是樹于斯藏

亦于斯慕

將作監主簿蓋君墓誌銘

君諱淑字子美其先蓋公者善黄老言曹參避正堂師之終以相漢民用寧壹至唐文達文懿又以儒術顯號二蓋迨君之四世祖鐸始自信都家于曹故今為寃句縣人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君入孝出悌為學甚力以書就鄉舉屢試禮部不中第歎曰得之不得有命也因以緒餘教子已而士宣士安士宏相屬登科曹人榮之

于是里中教子者輒引蓋氏為法其兄之子士明瘻生于頭膻惡不可親君方爇暑為之藥瘍扇蠅略無難色周巨源鄉之善士也母死結廬墓次晝夜號哭不止君率鄉人詣州乞旌其賢孝朝廷為之賜粟帛蓋其篤行樂人之善如此熙寧六年以特奏名授曹州長史久之調婺州義烏縣主簿州縣之勞非所好也乃以將作監主簿致仕且將自肆于山水之間佳趣未伸不幸以疾卒寔元豐三年八月八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初娶楊氏

再娶竇氏以子封壽安縣君四男子士宣興元府觀察推官士安贊善大夫兩浙提刑司檢法官士宏蘇州司理參軍士完舉進士二女子皆嫁東州士人張須劉先君壻也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諸孤卜以四年十月葬君太平鄉小康里士安與予善曉吏事習刑名學而能以公恕將之故為銘君之墓以告後世銘曰展也蓋侯匪遊匪遨維善之嗜而忘其勞子孫緜之厥門用高有朱有藍有笏有袍曰耒艾只其來滔滔俔彼宛水尚

興于曹

陶山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山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銜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錢樾

謄錄監生臣周以勲

陶山集卷十五

宋 陸佃 撰

誌銘

石子倩墓誌銘

子倩諱葳之姓石氏越州新昌人祖渥渥生侍用累贈工部侍郎四子其三皆承學而子倩獨秉家政侍郎憐之以養吾志故廢學一日出金帛與之曰鬻此可以得

爵子倩謝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何必仕爵以貲取厳之不顧也為人恭儉父兄在不以私恩掠譽貪人每不快欲得飛禍中之而創詞未能也久之家奴戎吉者誣主金穀利多自與訴于州是時太守張公伯玉初惑讒慝而疑子倩戒獄吏嚴甚子倩至曰盜憎主人此奴易曉欲誣厳之以釋所負耳即出家籍示守其綱目明白不欺如官府卒坐吉于是鄉黨稱其廉也初娶王氏早卒再娶陸氏吾姊也才且賢伯父琪惜其為

女子爲擇佳配以嫁子倩子四人景舒景愈景完景洙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卜彊本次適鄉進士傅質次在室景舒與諸弟昔嘗從予在太學見其粢食不美夜分寒燈熒然欲滅其光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纔半榻偃息葢遽焉刻意堅槁甚于寒士以此知吾子倩治家有節訓子有方矣今方病吳越之俗多浮夸傖子借名于儒而横用家資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則石氏勤約之風不可以不多也然而諸子應舉數奇

或人嗙之子倩曰得之不得命也吾如彼何哉强為善而已矣春秋五十有五病革問日之早晚曰曛矣于是即化寔元豐元年五月甲子也遺言乞銘于予而諸孤卜以某月某日葬于豐樂鄉梨塢之原以王氏祔焉余義不得辭銘也銘曰水之意如慕山之容如即孰則居之子倩氏石以燕嗣子以燕爾域

助教傅君墓誌銘

揚州傅君諱璸字君寶淮之南善士也居鄉有宏量隱

德一鄉稱長者遇人無素游偶隙常喜動顔色或欺而
侮之不愠也嘉祐中朝廷募民入粟君以應募賜助教
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卒以三月庚申葬其墓在浮山
之原方君病時里閭多為之憂問病者僂常滿門既卒
矣又多為之悲也享年四十有九將葬其孤豫赴以龍
浩之狀訴焉而乞以銘豫有美志讀書知慕師友與當
世學士大夫遊而吾遊之舊者也欲因余文以顯其親
于後余屢辭焉而不得故為之次論云蓋君非學者也

而柔良好善特出于本真故其所養仁心常勝于義德而處己與人時有不當于理者然未嘗失于薄也蓋孔子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若君者似之矣娶王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昭次曰舒皆早卒而其季即豫也女二人長適杲杲字上有脱文孫三人長曰兌餘皆尚幼父億大父義曾大父旺三世者皆不仕云銘曰工相方匠營阡卜龜長筮蓍圓肇厥居尚不騫誌責之於萬年

傅府君墓誌

高郵傅明孺諱常攝揚州助教瓊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間與予同硯席共敝衣服無憾也是時明孺尚未冠予亦年少耳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荆公淮南雜説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于是願掃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奬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既歸明孺驚曰自今事兄矣豈曰友之云乎然予亦不自讓也憩其館累月食容以予故日嘗數十人助教

禮數益隆無倦容厭色逮予遭遇神考既躋侍從而明孺喪親生事日窘急不復積精問學矣雖有良質美意不能充也元豐中過我京師予勉之曰夫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故學而能過其師者有矣昔子質美于予今更弗如是不學之過也明孺嘆曰老矣不能復進于此願教子如公教且傅氏多隱德若陰報不昧後當有興者請名子興祖興宗興嗣曰此其所以志也居久之予守金陵過其家明孺既卒矣弔其孤而哭焉見其卒時自

為偈有風掃落花之語是亦達者也享年四十六歲娶王氏早卒其娣沈氏生三男六女女四人已嫁其長壻進士章忱明孺自擇也家事頼其經理頗有緒云輿祖能自樹立蓋傅氏父子積功累善其鍾將在于此明孺以元祐七年四月甲子卒以紹聖三年四月甲子葬墓在揚州天長縣亭午鄉助教之兆云

卜君墓誌銘

湖州樊澤卜居士者名之先字知幾自號無知子西河

子夏之後也曾祖漢祖君寵父彦忠居士為人剛介不可犯事親孝歲時祭祀思慕輒涕泣平居清約喜閑曠視世味澹如也出遇勝處有泉石松竹之秀一觴一豆未嘗不竟日少時頗讀書知古今晚更學佛能以理自廣談宗旨教相雖律師禪伯不能屈享年七十有五卒時不怛亂凝然正坐寔紹聖二年六月丁丑也娶任氏前十年卒四男子諶亦早死彊本端本復本彊本從予遊有志尚與其弟為學皆甚力四女子適沈達顧庠蔡

潯石景禧孫男女十有七人景禧吾甥也彊本吾娣之
壻擢進士第今為潭州右司理參軍越十月壟線自吳
興趨江陰涉海取徑道走海陵乞銘于予且曰祿以逮
親為適今大親已矣願請銘以慰風樹無窮之悲一不
從請再再不從請三三不從請四請五期于得請而後
已予以故不能違也葬用十有二月乙酉墓在烏程麻
谷之原以夫人任氏祔銘曰發為昭明氣在天蛻為壓
垢魄在泉生必有死自古然兒女變換陵谷遷蜉蝣一

日龜千年等歸于盡疇後先安人剛欲晞神仙黄金難就煙飛鉛蓬萊杳茫風引船善哉居士投真詮能視死生如蛻蟬睥睨麻谷期終焉慇懃自種柏已圓下無螻蟻上無鳶珠璧璀璨星月懸作詩瘞之和之前王石可輭刀可鮮犧騩磨瑩蟾蜍鐫尚茲寶字崇完堅

朱府君墓誌銘

暨水之陽有潛德曰朱君者諱瑩字文玉蓋古人所謂鄉黨自好者也為善于家養父孝教子義鄉人以為法

熙寧五年卒于十有二月丁酉葬以明年九月丙午其墓在白陽之原王氏塢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子三人曰戩曰祺曰佑曾大父綰大父亮父昉三世者皆以農自業而昉敬因果輕財樂施與有善緣率常唱其鄉人君以乏無供其求能不逆其意慶歷中仁宗皇帝以善養天下開設學校申敕學者去浮華而師道盛于東南士子多吳越之秀君于是時知改向而迫迫未遑也以其長子教之曰學吾志也吾方耕且養日月數矣二者

不得兼汝戬其成吾志戬有懿行淳淳惟謹似不能言者善述君之志徒步千里以睎大人君子之游其淵源盖遠矣而與予尤相好也予雖不及識君以戬卜之不問可知為令人矣其里人張堅適道吾知其論篤者也令又書其平生之行來乞予銘其可不銘哉銘曰藏有新宅墓有新塋厥初相攸曰戬是營戬也永懐曷畀其寧敫是幽光則誌則銘譬彼長夜有嘒其星引而升之久視益明

長壽縣太君陳氏墓誌銘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又有朋友故舊與其賓客為之譽歎故其積善在躬易以光顯至于婦人女子則惟以貞信為節又無外事在深閨隱屏之中非有純德至善不能著聞于世譬如玉煙珠氣必久而後能見其潛光養晦非一日也幸而得之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歟故余每聞女子婦人之志操而樂為天下後世道者以此也矧若夫人者潛德隱行珠圓玉潔其光美葢久而

著見是宜貴重而愛惜者也故與為銘夫人世莆陽人
祖諱允考諱賞蓋漢陳實唐陳嶠之後為人妻盡妻道
為人母盡母道良人徐氏子諱某既寠且貧又不幸早
世有子銑銳鎰鐸并其二女以委夫人方茲時銑纔成
童鐸猶在懷抱夫人守節不嫁提攜鞠育卒能使子立
而女行為孀遺門戶之法熙寧中天子策多士鐸遂為
第一而銳亦登科釋褐同歸拜夫人堂下鄉里咨嗟歎
息後十餘年鐸為朝奉郎銳為奉議郎于是鐸封夫人

壽光縣太君銳封夫人長壽縣太君福禄壽考報如其施然而夫人衣服雖敝舊猶服子以為言夫人曰榮養雖爾禄也知其所愛吝亦吾福焉享年七十有五及見孫十有三人曾孫一人元祐二年正月某日卒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莆陽某山之原鐸有學行六年博士足不數公卿之門其言動淳約尚如布衣時與余特相好也而銳在官閧亦有政績云銘曰維性之無愧兮齋女之所畏兮匪可畏也亦可跂也維命之無憾兮壽

母之所願兮匪可願也亦可憲也

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氏趙嫁鄭氏夫曰惇儒字景真有才氣丹陽奇男子也少則卓越勇于敢言敢為世莫能知焉熙寧中為筠州録事參軍以死夫人相參軍盡妻道保其子夷甫夷行夷庚及其二女盡母道夷甫封州夷行温州軍事推官夷庚早卒女歸楊濟趙鍇而鍇之室夫人出也其撫掩矜憐與諸子等有鳲鳩均一之風年六十有六元

豐七年二月甲午卒十月乙酉葬穴在丹徒石馬山叅軍之兆王父乂累贈都官郎中父鼎虞部員外郎累贈工部尚書恵行有志行其在貧如容事夫人能盡其孝道銘曰北一為丘案此句原本無一字攷說文丘从北从一北此句葢用其義今據增死以為域如行得歸枕之用息惟休在斯言示無極

長樂郡君賀氏墓誌銘

夫人蘇州吳縣居士賀倣之子唐秘書監知章之後也為兒時不類諸女嘗遇相者曰女有角犀貴人也居士

陰竒之以歸今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是時正議尚布衣
夫人纔二十矣齊德合善一家之人以為宜未幾正議
以文行中甲科稍登顯仕知南康軍兩親尚無恙夫人
承其適設酒醴從正議鴈行前為壽能得其歡心逮其
亡也葬祭之皆如禮平居性甚約瑱象之飾不隨時好
輒變易正議之為廣州也夫人曰南海珠貝百貨之府
廉吏至此往往以家自累失其趨操吾夫庶幾有終始
者乃飭家人水火不交于民久之正議治成上嘉之自

光禄卿遷諫議大夫賜紫再留及其去槖中蕭然如迎日其清如此葢夫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長樂郡君元豐六年七月辛亥以疾卒疾甚不恒亂盡施奩中物市田贍其墳之寺歲以度僧一人越明年三月壬寅葬墳在桃花之塢子十有一人寬少登科十年不仕有大志明當世之務上即位詔求直言獻書辭數萬攷在第一未及用與其弟七人皆早卒惟三子在容開封府陽武縣丞宏真州軍事推官視貴高意氣不少貶稱

其家兒也純叟承務郎尚幼女二人長適郊社齋郎郭鈞次適潁昌府長社縣令陳廓孫男女十有二人嘉祐中余以童子從呂宏學適連居士之牆呂嘗指居士曰吾里程侯與是翁咸有吉德號吳中二善是皆宜有後者程令有子賀有女配焉天之報施將在于此後二十餘年正議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代令少保趙公為會稽守余其邦人也始識二公退聞父老歌其政化有雙燭之諺蓋少保以慈正議稍濟以義而州皆治皆繪像

祠之既聞夫人家政之善雞鳴而興朝其妾婦有君臣之嚴與正議終日莊語如賓未始壞坐也門内之治與門外爭肅及正議罷青州謝其政而歸為第于晝錦坊甲鄉里夫婦白首同堂族姻慶賀歲時以百數爛然盈門觀者歎息福禄壽考實受成報于是吕之言驗矣銘曰無善不報報無常所程則在子賀鍾之女有焙爾華爾果則碩二姓俟興恂善之力言告而鄉而黨而族自考祖祖尚鴻厥福

會稽縣君吴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陸公佖有夫人曰吴氏龍泉人殿中丞㲄之女于佃皇考為冡婦于佃為丘嫂在父母家事親孝自家而出資以為婦而順以之為嫂而恭大夫宴且貧夫人能以有無相補祭祀賓客爨竈有容不譁而具豆豐俎碩人往往誤意室中之藏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子卒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葢學佛之力然夫如喪良朋友子如失嚴師傳垂髫之孫戴白之婢哭之如哭其母享

年六十有四封君仁和會稽之邑子表民滎州司理參軍充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勾當公事長民太廟齋郎三女子適進士王珙試太學正吳孝能承事郎僉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周熊孫女三人男一人紹兒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之原銘曰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乃今息已久矣其為客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太君建陽人吳氏之幼女陸氏之長婦父尚書職方員

外郎諱植夫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
軫夫人二十為母有母道三十為姑有姑道四十有九
而老八十有六而卒累封仁壽縣太君及見曾孫娶妻
生子于婦為曾祖姑于孫為高祖母平居視聽不衰心
志不耗飲食不哽不噎四德修而五福備諫議學道鍊
丹辟穀而夫人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
數十寒暑精進如一日也元祐六年八月辛卯以疾卒
明年十有一月壬辰葬其墓在上龜山望諫議墳百許

步男琪袁州萬載縣令珪國子博士女適内藏庫使斗沿尚書虞部郎中楊沆皇城使王從伾孫儼宿州符離縣主簿佖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傅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伸鹽官縣令孫女一人曾孫男女二十九人玄孫四人夫人男女皆已先卒孫儼伸亦亡矣今承重者佖也佃為之銘銘曰以孝為慈以悌為友義以為榮仁以為壽凡百為女為婦姑母曰求爾法

我家則有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越州蕭然山人三司鹽鐵判官王公諱絲之女表州萬載縣令陸公諱琪之妻于先祖為冢婦于先考為丘嫂君姑吳氏今為仁壽縣太君元祐元年仁壽之壽八十夫人七十婦姑同堂為歲百有五十一門之内寔具五世鄉人歲時窺園見高曽二祖姑映花微步曽玄隨之龍眉翠髮超然塵外以諫議家真神仙也諫議學

道鍊丹辟穀陰功著在人間明年佃迎仁壽始來京師耳目聰明尚能貫針審聞細語如平時又明年夫人亦隨子之鹽官官舍居無何夫人得疾十有二月甲子遂至大故報書至仁壽哭之慟且曰死生安可期吾耄矣豈知反哭者爾也傳曰父不喪子兄不喪弟此和之極也頃以為然今徒虛語耳夫人為家有統紀孰術不煩薰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二男長曰儼宿州符離縣主簿次曰伸杭州

盬官縣令女嫁進士石徽之孫男女十有二人今在者八人字郊社齋郎宏完察實季女泰女六皆尚幼又明年甲子合葬夫人謝野萬載之墓儼仲事夫人皆孝謹而儼不幸早世今能送終者仲也銘曰藏于斯慕于斯以昌其後于斯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其姓密人也曽王父王父父曰澣曰仲卿曰度澣尚書駕部員外郎仲卿太子左賛善大夫度太常博

士夫人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嫁為東氏冢婦天資仁儉能安東氏之貧不以衆多為侈內自宗族外逮婚姻下至侍兒婢子牛馬之走稱其淑德懿行同然一辭故能以禮贊其夫以義成其子夫稱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遠慮達識惡阿諛書忠鯁胸中白黑明甚聞士大夫賢否必曰某某可親某某可遠後成敗當如是後信如是也夫正卿今為朝散郎通判邢州子長孺朝孺朝孺亦有美才不幸早喪長孺今為涇州録事叅軍蔡州州

學教授二女子長適進士姜規卒季適進士徐驤孫二人縠轂孫女三人長適進士李翰仲季在室夫人封壽安縣君春秋六十有八元符二年以九月甲子卒以十有一月甲子葬葬在鄆州某所皇姑之墓次方夫人疾時長孺侍加一飯損一衣皆脫然小愈居無何長孺被檄西京攷試規免焉而不得在試闈中母子精誠相通發于夢寐長孺曰懷歸私恩也靡盬公義也君子不以義妨恩今事有甚迫情有至極我其歸哉于是請急兼

道而歸夫人見其歸失喜噎嘔為之力進粥藥嗚呼人誰不死有子如是雖死可以無憾矣銘曰斯人也而至斯也即歸咎有所可勝責耶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三門白波輦運褚侯之室壽安縣君者張諱隱之女也元豐三年閏九月朔以疾卒于夫之官舍嗒然坐逝無所畏怖蓋夫人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

而經不必多讀其蛻于腐餘如此竊觀世之妄人酣于
世味如醉者之魇以贗易真雖警不寤者衆矣而夫人
之寐何其易但稽佛之力是豈不足為多耶春秋六十
有七律己清約主褚氏祀四十五年歿其所以勵相大
夫字其子孫友其娣姒臣其僕妾可以為法則三男子
唐輔唐彦應進士舉學行甚修唐輔登第今為處州青
田令幼曰淮兒三女子其長早卒一嫁進士丁阯一嫁
進士王然大夫名珵所至有愷悌之政與予俱越人也

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夫人某縣某山之原乃來速銘
銘曰生也有誥以錦韜軸死也有銘以蟾瑑王語傳之
家銘閟之穴嗚呼夫人茲謂不滅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者諸暨同里俞君諱擇之室擇居鄉主忠信
讀書略通大旨夫人齊之為婦若母若為威姑皆有賢
行其言之出又多顧禮不妄與上言言慈與下言言孝
故其言行之修以積久化其子孫施及鄰里鄉黨而義

安之間女愉愉婦姑無勃磎者君子曰王在山而水潤其信矣夫人春秋七十生堅稔確磷砥礌六子子又生方亢彦燮克京褭交袞永云褒十二孫孫又生曾孫三男二女子稔與其父皆早卒夫人宅孀遂專家政維子若孫各付之職曰確汝其營花山之業曰磷汝為產中浦曰砥汝為產白門曰堅汝為鼻子其總綱領無遠吾側曰礌汝與孫方亢彦游學四方維其所之以昌而家方玆時子孫旺長爭迪玆訓俞氏遂為望族熙寜九年

先考棄諸孤尸仙濠上某也抱鉅創之至痛迎逝棺東歸卜塋寶峯之南蕭然故廬寢苫待盡夫人高吾義遣方買鄰以居曰是其諫議隂德之後克紹其門者又嘗聞道真儒盍往歸焉方從予游為學知所先後蓋將求心之解非若淺丈夫汲汲于外以睎世利而已夫人頗奇之撫愛異甚視其所愛又有以知夫人也元豐三年以七月己巳卒以閏九月壬辰葬墓在潘塢東山其夫之兆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銘曰婦也琴好夫雄之剛克

成厥家在暨之陽善不于躬亦于其鄉有嶢斯石尚賁幽堂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為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

好讀書善為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
而尤以擇所嫁于是少府君為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
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是兒有婦内外
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為朝廷所信以
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為恤者以夫人為之内也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
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某
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尚幼四先

夫人卒銘曰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祁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弗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衢州王某之女鄭君諱某之妻有女德婦道居家以慈孝聞生七子襄下亶褒袞云方襄嘗預計偕而褒云遊吾門其文行皆可喜而云從予最久愛其進學駸

騣如驟有足以起予者元豐二年佃承乏資善招之使遊闕下夫人喜甚眷眷問云行期曰吾老矣豈不欲汝長在目前顧爾就師學有所進雖隔千里聲問時至猶謦咳吾側也苟為索居問學彫落雖不出戶庭溫凊枕視寒煖之節豈吾所樂哉自云之西夫人常秉香火以祁予壽葢其嚮仰之風如此明年三月十有一日朝步庭下猶折花引孫為戲晝得暴疾將逝無所怛惑徐曰云獨不覩吾化然其師學得地吾與兒雖永訣皆可

無憾也享年六十有六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九人曾孫男女三人卜以其年九月朔祔于北郭龍塘西園其夫之墓噫夫人之達雖能以義自廣可謂賢矣而云之抱痛未易忘也讀書甚苦斗升之禄未始云獲東歸逮門而夫人既死葢棺久矣嘗聞其鄉里晉王質者小停石室視二童子棊甫終質起顧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以云觀之挾策讀書歸失所恃故吾浪在而昔歡非矣悵然四顧徒見山高而水深與棊之換世其有辨乎其

無辨乎嗚呼去劫易盡此痛無窮是誠難忘者也然則不銘何以慰云之思竊觀周衰變風作而泉水載馳之詩出于婦人其言之美雖當時搢紳先生不能二也每恨後世一盛一衰中間嘗更平治而婦人女子何以理為循者少而惛悍者多也宋興祖宗造邦戡定以武真宗仁英休養生息其仁如天而德澤有行矣聖上收之日趣堅成以齊禮樂譬如五天更王木敷金斂纁夏玄冬各以其序至而萬物竝遂方玆時天下奇男子往往

閭出獨淑婦者猶寂寞而罕聞及得云母所為乃知德化之美有二南之風其在下州僻陋之邦賢若夫人者有矣予獨不能盡知也銘曰鳲鳩平均仁七子兮六子在榛其一西飛路遠翎短不能遄歸旋失所哺其鳴孔悲幽幽故山舟壑潛移城郭雖是而人也非嗚呼已矣矣此銘詩

陶山集卷十五

陶山集卷十六

宋　陸佃　撰

誌銘

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盛氏和州人生數歲工部侍郎李公虛己育之及長李公季女歸于山陰尚書屯田傅郎中瑩夫人往媵焉夫人婉娩聽從不事華靡而居家忠能動其上恕

能化其下一家慕之李早世傅公再娶謝氏號永安縣君夫人移所以事李者事之永安歸寧嘗與夫人偕而陽夏公緈歎其詳淑至引其賢以訓飭左右且謂傅公曰家有三美主君仁明而其妻良而娣又良也令之學士大夫罕得而兼焉惟公得之全傅氏其殆興乎生二男一女曰傅師傅中女適鎮江軍節度推官王淵孫男四人廉卿温卿毅卿愿卿孫女一皆幼傅師傅中有文行應進士更為舉首安貧樂義蕭然隘巷而弦歌之聲

弗輟也夫人恃之樂以忘憂嘗曰吾觀世人金多鼠壤有餘肉而往往兄與弟鬩子與母鬨雖享三牲不下咽矣以彼易此吾弗許也葢其母子之質如此後寢疾醫來輒命遣之曰弗活矣靈丹不能起無命雖欲救曷濟也享年七十有一以熙寧十年七月壬戌卒以元豐元年七月壬午葬其墓在㑹稽五雲之鄉將葬傳師傳中以施君渥狀請銘銘曰死其散耶生其聚耶夭壽其專于數耶疇斡旋是疇佛仔肩而行是夢者為覺乎覺者

為夢乎夫人知哉杳難問歟嗚呼已矣燕此新居

鮑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温州永嘉人出鮑氏歸侯氏太常少卿諱軻之女尚書屯田郎中諱正臣之妻天性警悟所習無不工早失母而祖夫人春秋已高諸弟尚幼夫人事大母如母處家事悉有倫少卿尤鍾愛既嫁事姑如大母雞鳴而起率至夜分就寢姑意有所欲未及言夫人輒先意而至平居于財無所愛吝以資奩嫁族中女數人晚年自

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疾
且革合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寔元祐七年十月甲
子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仁壽縣太君將以明年十月
甲子即郎中墓而合葬之在杭南陽驍龍山子需早亡
臨右宣德郎開決二浙積水湨蘇州長洲縣丞覲舉進
士兩至禮部壻温州進士張存南劒州順昌縣令張揹
安州録事參軍監杭州鹽官縣鹽監郭汝嘉右朝散郎
知隴州趙亢婺州觀察推官張伯昌孫男女十有四人

臨非夫人出而夫人撫視之如同生莫知其異出也臨亦篤于孝敬事夫人與他子等每夫人疾病皆不出卧內殆廢寢食母子之間慈孝兼至人莫不以為難夫人獨曰慈孝相應之行爾比以慈往則彼以孝至亦報施之道自然之理也臨當官强敏兼之威惠嘗為剡宰剡人至今思之又嘗為信守信人思之如剡蓋良吏也二弟亦佳士余為給事中嘗薦臨宜備朝廷器使令臨歷任寖顯名卿巨人雖多知之然皆莫余先也銘曰嗚呼

仁壽而受斯邑仁則是矣壽止于斯耶

仁壽縣君鮑氏墓誌銘

夫人姓鮑氏開封人幼有至性五歲侍母病不解衣下榻族人奇之及笄父從周以歸直翰林醫官院張君昭式逮事舅姑其孝不衰焉為人恭儉衣服帷帟之具取潔而已熙寧九年以慶壽殿推恩賜冠帔後四年封君于仁壽縣及後五年二月戊寅以疾卒生五男三女子二已嫁男曰應年早世其次博古好古信古知古好古

令為翰林院醫官以方術世其家博古為進士學有根本屢試禮部能不以科舉為意從余遊蓋久嘗得遺金輒訪遺者還之余每歎其行而令紫微蘓公亦以辭學稱之曰是必能大其門者也信古娶竇氏亦有孝行方夫人病刲股者再焉由子若婦觀之則夫人之母道及其為姑可知矣故與為銘使概見後世且祔赤蒼其夫之墓寔元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一銘曰得封以夫得銘以子匪耀其生亦光其死

壽昌縣君陸氏墓誌銘

夫人壽昌縣君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公諱軫之女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婦二公者信道深篤為宋醇儒在真宗仁宗時逡巡內官有靜退君子之風而其意嚮莫逆也于是遂為婚姻夫人習于兩家之善女德婦道咸應禮法家人宜之方斯時舅没姑老蓋內政屬焉而閨門諧嬉姑從婦聽薰然慈仁翕翕一堂之上而使人之閱也消可謂賢也已矣熙寧九年二

月初七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五十有一三男子曰上卿信州上饒縣尉曰容卿舉進士曰列卿尚幼六女子長適睦州桐廬縣主簿程容次適婺州永康縣主簿吳師復次適試祕書省校書郎程宏餘在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蘇州吳縣長洲鄉官山龍師塢祔其夫虞部郎中諱沆之墓上卿以銘屬我夫人吾姑也知其禕懿為詳莫其若者然則非某其孰宜銘銘曰以所願乎下上以嬪乎姑以所治乎內外以媛其夫春秋

承祀蘋藻靜嘉芼之湘之薦徹不諱示我壼儀克堪厥家猗歟夫人特女法耶

蔣氏夫人墓誌銘

金壇蔣氏者其父諱郢春秋七十又五元豐三年以季夏癸丑卒以季冬庚申葬墓在登龍之鄉其夫潁川府君積中之兆男四人孟曰獻臣次袞次亢次京孫男七人孟曰鄘次度次庶次賡獻臣早卒其三孫未名女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夫人立德不驕不吝無所

專妒資于事父以事舅而舅曰尊我資于事母以事姑
而姑曰親我又能以義相其夫以仁道其子舅姑既沒
府君實賴夫人經理其家蓋事常豫立閒奴以耕而非
春鳴之所驚閒婢以織而非秋蛬之所促卒以積日累
勞殖陳氏之宗其後府君棄世夫人春秋高矣方玆時
亢耕克學廓度庶賡亦舉進士已而廓度相躡登科朱
丹其門實游吾館廓頎樸茂度也翹俊可喜釋褐東歸
拜伏堂上夫人蓬然白髮玉雲可鑒視二孫之立青袍

凌草邑閭榮之熙寧歲在單閼勾吳大饑夫人令子為食于路與里之飢者又壙其地以掩暴骼數千百人君子聞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鄜令為江寧府句容縣主簿度試秘書省校書郎齋戒授書以狀乞銘于予且曰吾母生于遐方晦里無爵位名號光顯以死當得君言以信于後余悲其意不得而違也銘曰婉婉玉女姤我金夫婉德合善以同而車克生孫子珠璣在庭勿憚勿投慎垂之旌庶幾有僞以妥厥靈

孫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蓋淮之南賢女子擇對不嫁至年二十五而歸喬氏嘉祐中卜鄰而處在高郵王女鍊丹井少東數十步御家有常德推以孝慈而百善備平居言行皆可從迹自其為婦訖于為母家人欲指其過而不得又少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濯具香火然非有所悕而求福也皇考諱護子曰執中師中執中今為尚書吏部郎中師中郊社齋郎吏部篤厚君子也郊社亦良士乃

予布衣時師友實聞夫人之行舊矣距今閲二紀而夫人年八十有七見子有孫孫又有子醇德美道與年俱尊其惠澤不獨成其子之賢而又以其餘善其宗族鄉黨豈所謂河潤九里珠生淵而崖不枯者耶吏部既貴夫人四受封邑元祐二年正月某日以壽安縣太君卒于京師二月某日其孫泣血徒跣扶其柩歸葬于揚州三月某日遂祔其夫光禄寺丞諱某之墓銘曰為女斯女為婦斯婦有婦而姑如其為母誰畫之圖或書之史

曰求女法將在于此

陳留郡夫人邊氏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孫威敏公夫人邊氏者其先楚丘人祖諱肅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考諱調兵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十有七歲歸威敏是時公為秘書丞監高郵軍酒明道二年以南郊恩封金城縣君明年公為監察御史裏行未幾以言事謫監永州酒夫人方歸寧報至家人皆驚惻以航重湖為唁夫人獨慨然曰丈

夫為國以忠義得罪無所愧恨重湖雖險安之若命可
也慶歷八年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環慶路經畧安撫使
知慶州以南郊恩進封仁壽郡君皇祐四年廣源蠻儂
智高反據邕州朝廷倚公討賊乃除廣南東西路經畧
安撫使公以任重嘗退朝深念夫人輒請公曰曷念之
深也如聞河陜之間騎卒精銳宜若可使者適與公意
合遂請以從厥後破賊卒以騎勝公還上乃特賜夫人
冠帔明年公為樞密副使進封陳留郡夫人夫人曰公

在西樞我從公貴而吾母尚未命顧以令恩施及幽窾可乎公為言之于是追封温氏旌德縣太君後公謝事居符離以真自適與世淡若無意家事無大小決于夫人公自以不憂而内外之姻至所以應之皆顧禮公薨未始少惰盖十有六年如公之存一日也先是公考妣葬蘭亭即其地置寺賜名資慶顯尊禪院因以私田二千餘畝贍其僧及公從葬夫人又令葺其守土歲益以山陰之田四頃由是孫氏之阡長以完善夫人吾從母

也有才智持家頗嚴甚遇事以理取勝雖公不能無屈
亦天下奇女子也一男之敏承事郎年少耳見義輒為
善與人交重然諾有威敏之風實能祗事夫人誥之以
孝然其鞠養成就至于如此蓋夫人之德也三女子長
適朝散郎胡宗堯次適太子中舍蘇炳次適河東轉運
判官奉議郎莊公岳其適宗堯公岳者皆已亡夫人春
秋六十有五元豐四年六月六日以疾卒之敏將以某
月某日葬祔公之墓乃來速銘銘曰夫人之才威敏是

貲惜也女子而止于斯克紹厥家一子而足彼雖多子有不能續作此新銘載以吉玉

墓表

沈君墓表

居士諱鋭字蓄之其先吳興人仕錢氏及倣納土遂遷桐川因家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桐川之沈分散扶踈至居士葢四世矣居士少尚氣節慱讀子史百家之言雖星經卜志無所不習晚學佛書解其理喜

為詩文善飲酒與賓客燕私談笑每終日忘其力之憊也出入閭巷里人目而敬之春秋六十有二卒于熙寧六年十有二月丙戌以八年八月乙酉葬其墓在廣德鄉義和里丹井山先塋之側未卒兩月嘗語人曰人生一世如夜托逆旅方六七十則雞唱之時也睡餘飛夢不旋頃而覺則又行而之彼矣因賦詩以道前意子三人曰某曰憑曰某憑賜同進士出身女三人已嫁皆先居士卒桐川之俗初不趨學讀書者輒笑之居士獨使

憑學憑有文行吾遊之賢者也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緒餘成學者而某也實益羣英之遊方是時初識憑面愛其平粹無礙與之交淡然已成故固已卜知居士矣其後遂為同年之友憑遂起家而華其鄉里然人不多憑之能慰其父而多居士之善教子也夫人某氏亦有懿行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善相其夫而母三男三女以慈後居士六月亦卒

貴谿縣丞程君天民墓表

尚書都官郎中程公諱迪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舉進士中甲科後二年始應銓格進所撰詩書論以洪州司法參軍充相州州學教授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衛州西安縣事充饒州州學教授丁外艱服除調信州貴谿縣丞以疾卒于智亭寔元豐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其鄉三衢雲臺大澳之原君幼則聰敏不好兒弄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操紙立就及出仕官恂恂一年少爾然為學官有師法為

縣有吏治熙寧中予暨行可嘗試開封進士是時神考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經術造士其被命攷校者至數十人稱一時之選余于其間愛行可受才俊邁而造行粹良竊謂異時當為國器即今雖未備成蓋詩所謂金玉其相者也傳曰金錫鍊而精琮璧性有質此衛武公得數九十有五更事閱理既老而益精故詩人歌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雖受道之質可謂美矣然閱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誠使黄髮兒齒台

背如古之人其所至豈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觀其志也夫人尚書左丞鄧公諱潤甫之女生男曰俱令爲假承務郎女二人適太廟齋郎樓彦升婺東陽縣主簿朱耜俱能自樹立甚似行可其續大前人之光將在于此故樂爲之道使歸揭石焉

朝請大夫鄭公墓表

公姓鄭氏名惇忠字景孚其先陳留人今徙潤州丹徒皇考諱向在真宗時試禮部賦政本于天爲第一有露

洒慈愛霜嚴典彛之語都人至以書錦屏紈扇而四方學者競傳誦之一時聲名籍甚及廷試遂中甲科家藏書萬餘卷攷其平生趣操蓋清慎君子也官至尚書兵部郎中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公天聖十年始以皇考奏補守將作監主簿五遷太子中舍賜緋章服又五遷尚書比部郎中會更官制改授朝請大夫賜紫章服歷監潤州台州滁州三商稅務知明州奉化湖州歸安洋州西鄉三縣通判衢州又通判沂州知筠州遂

致仕公為人有美質粹然天成見之使人愛慕殆詩所謂温其如玉者也夫人何氏尚書職方郎中知止之女亦有賢行初封孝義縣君再封仁和熈寧中佃娶夫人長女居公之家久見公為政篤于惠愛如其名而夫人孝義仁和如其號常譽嘆之不足已而宦學往來覊居無常處率五六年一相值迨今更數十寒暑葢再見而無夫人又一見而無公矣嗚呼生者逆旅也豈不信哉夫人以元豐六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七公以元祐二

年六月乙酉卒年六十一合葬黄州黄岡縣永安鄉之原歲在大荒落月在丙日丙辰也二男子夷逸黄州司理參軍夷道太廟齋郎四女子壻曰瀛州防禦推官周壽歙州軍事判官沈竦右班殿直曹彦輔其一即佃也孫男四人皆尚幼竊嘗聞之死而不亡者壽葢非聲名之謂事也然世之人才共以此為不泯故佃載公暨夫人之迹使葬而揭之石且告後世焉亦得而已也

行狀

周氏夫人行狀

夫人周氏越州山陰人初事府君年二十有六矣天性勤儉不務華飾奉嫡夫人孫氏能以禮不以府君之愛輒懈也嫡夫人久而愛之屬以內事康定中傅氏之族蕃衍日大而府君以不足于養為憂去城之東湖得童山廢田百頃又得浪港廢陂數百畝府君以千金易之曰田將種之粳稌而陂將養之芻葦也顧諸子尚幼又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

其意府君喜曰汝才真可以此付也故常往來童山獨為提其大要而以其節目任之凡所以更革而新之者出于夫人之謀十三四也居久之生事就緒歲有餘入而府君無内顧之憂者實夫人之助也慶歷中嫡夫人卒皇祐中府君卒夫人尚居山中又十餘年迨族人析生夫人已白首矣始歸于家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以永日生子二人長璟舉進士次琥早亡常謂二子曰吾所以望汝者不在于應舉覓官在于力學以為善士

不為鄉人之所輕則吾志足矣二子就學夫人出奩中物供其求無秋毫愛也將卒雖衣衾有所不完而未嘗介意璟尚古喜學與其從兄稱于鄉里號諸傳云而今右正言直集賢院孫公愛其文行以其子妻之則其母之所存可知也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熙寧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邊氏夫人行狀 原註借龔深之侍制名撰

夫人楚丘人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邊公

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陸公諱軫之婦國子博士贈正議大夫諱珪之妻初諫議在三司為鹽鐵判官得疾危惙子弟幼家人惶擾不知所為儀同至誠惻怛躬率國醫治之日三候門恩義甚篤吏部既愈以故顧通婚姻夫人十五而嫁十六而字子薰烝孝慈族中老婦壯母自以為不及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犀玉珠貝之飾不好出入遊觀所至官舍未嘗臨御窗有池臺花木

之勝雖近不覲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皆天下名園去州宅纔跬步子孫强之為一至而止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為屢絶其婉娩聽從出于天性非有保阿傅姆珩璜琚瑀如古也而言應詩禮行中圖史為諸女法人以為難生四男子佖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孫十有三人表民長民一夔師稷師契師益

舉進士宦字右承務郎守宰㝢宥遂尚幼孫女十人四人已嫁壻曰鄉貢進士王珙瀛州防禦推官知婺州浦江縣吳孝能左宣德郎知開封府封丘縣周邦式池州司理參軍李知剛曾孫男女四人景德中契丹犯澶淵侍郎是時守邢州詔聽棄城以便宜從事侍郎匿詔書閉門拒敵全活數十萬人河朔父老尚能言之令夫人白首孫曾滿前有奔有冠亦有孺抱壽考光大克享備福蓋邢州陰德積累之厚實在于此累封永嘉郡太君

元祐八年二月八日卒疾亟子孫涕泣問所欲言者夫人曰吾平生方寸不昧神天雖使僕妾常加假借至于貓狗未嘗妄叱也自視無罪悔又姊妹閒吾壽最高子孫最盛大豈復有所言哉矧今往生鄧氏矣亦樂處也毋用修營佛事享年六十有九諸孤卜以十月二日合葬寶峯山正議之墓原深之與夫人諸子遊案此句原本脫深之二字據此文係借龔深之名撰則此處應有此二字今增入于待制嘗同寮尤相好也審聞夫人家行之美姑次第之以俟當世法言之君

子誌焉而納之墓